

唐湜著

九叶诗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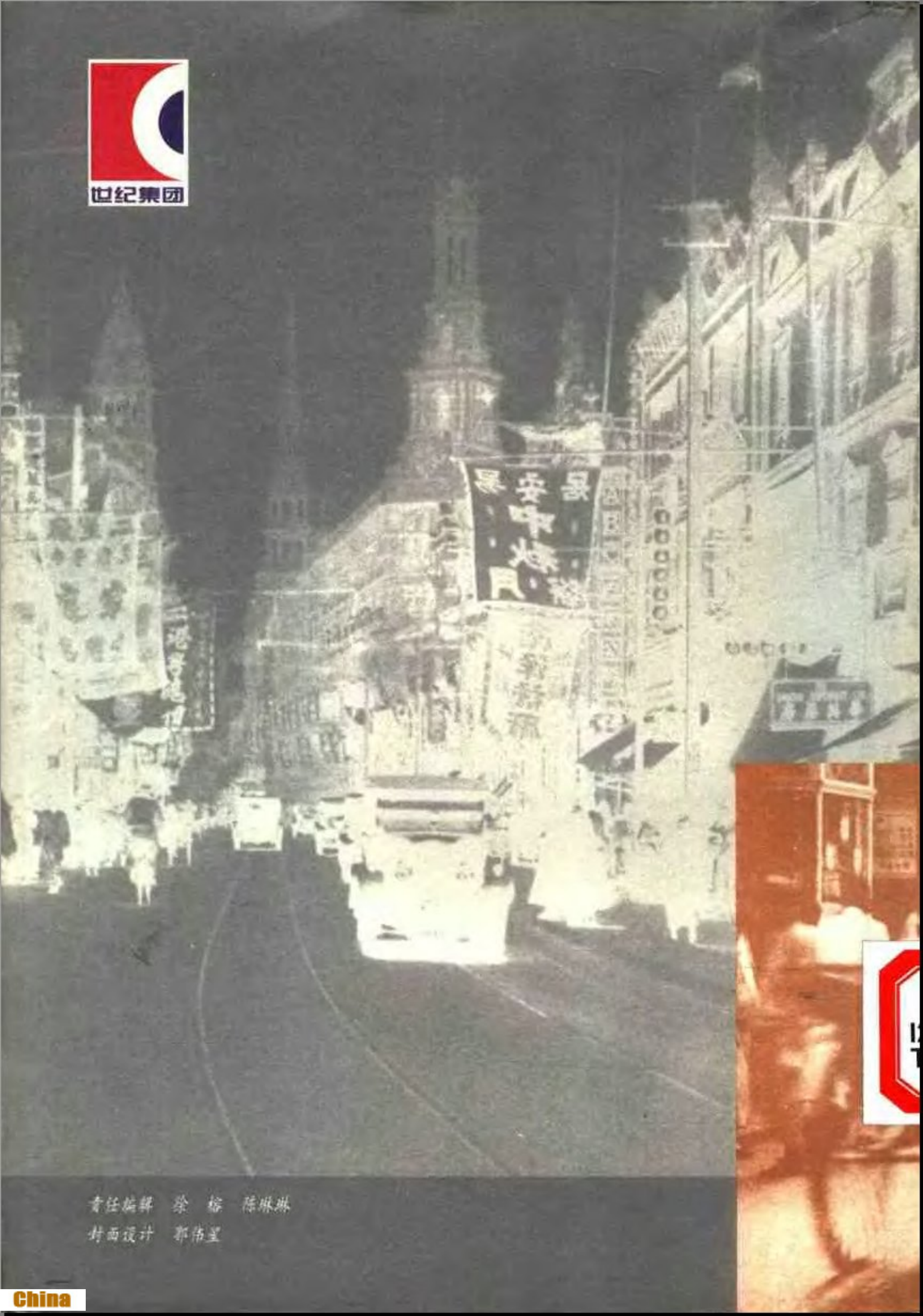
研究丛书

知识群体

中国现代

中国新诗的 中兴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徐 榕 陈琳琳
封面设计 郭伟星

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

I 261.25
T 266

九叶诗人

唐湜著



中国新诗的中兴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叶诗人：“中国新诗”的中兴 / 唐湜著. —上海：
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.3

ISBN 7-5320-8367-5

I. 九... II. 唐... III. ①新诗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
—现代②诗人—简介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07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15441号

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研究丛书

九叶诗人：“中国新诗”的中兴

唐湜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易文网：www.ewen.cc

(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：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4 字数 213,000

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,150本

ISBN 7-5320-8367-5/I·19 定价：(软精)19.00元



唐湜



辛笛



杜运燮



曹辛之

1942/100

九叶诗人
“中国新诗”
的中兴



唐 祈



袁可嘉



莫 洛



冯 至



杜运燮与郑敏



(前排左为唐湜, 中为汪曾祺)



(左起) 袁可嘉、曹辛之、陈敬容、杜运燮

九叶诗人
“中国新诗”
的中兴



《诗创造》、《中国新诗》等



唐湜著作

31

言

从1961年回到家乡参加劳动,加上建国后改行从事戏剧工作,我几乎有三十多年没有写诗、论诗了。“文革”期间,由于文稿被焚烧一空,十分气愤,为了补上生命的空白,才又悄悄儿拿起了诗笔,写起了长长短短的诗;可这时只能“孤芳自赏”,无法与诗友交流,只偶尔给个别知己,如那时蛰居这儿乡间的评论家骆寒超教授看看,请他提提意见,不料这却成了习惯。第二次解放或“复出”后,我也就只管“孤芳自赏”地写自己的诗,很少与这儿的年轻一代诗人交流诗艺。直到前不久,有些年轻同志要我为他们的作品写篇序或评论,他们提醒我,说我有责任为他们“开辟道路”,不让这一代的新诗断了层。我这才从自己的“孤独”中脱身而出,发现了不少有希望的年轻诗人就在自己周围,我为他们写了几篇,可除在温州的报刊,高一级的报刊就很难发表,因为他们尚未成名,而我的文章又没有写好,没有说服力,不能说服人。

一位新秀几个月前曾来我家谈论新诗,一次我说起早一两年在北京《诗探索》上发表的一篇回忆录:《关于〈新意度集〉》。我说,我写完了这一篇,曾请老诗人、在中学里比我高了好几年的学长莫洛看看,他最后告诉我:“你应该提一下你这些对九叶与九叶周围的前辈或同辈诗人、作家,包括我在内的新鲜评论,大多是对当时(1948年左右)十分寂寞的他们的第一次评论,也许从40年代起还是唯一的一次论析……你的评论对当时九叶这一流派的形成也起了一些团结作用。从《九叶集》(1981年)作为一本流派诗选出现后,大陆与港台、国外的评论很多,新时期以来的十几本现代文学史中,他们的形象都较为突出,我看将来的评价会更高,这些都与你那时(还是个大學生!)写的评论分不开。可以说,你的评论大致决定了四十多年后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形象与位置。”

这些话的的确确是莫洛在他家中对我说的,我只记了个大意,并且

连连说：这是溢美，我不敢当。诗人们是由于他们艺术创造上的成就，才能在文学史上闪耀出光辉。我当时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，凭自己的一些直觉或敏感，不顾当时自命为“左派”的假左派们的讨伐、谩骂，骂我们是“唯美主义”者，是“南北的才子才女”，我那时有一身憨气，不怕沦为王尔德的徒子徒孙，甚至还同情王尔德宁愿“唯美”，坚决反对拜金主义。

我这篇回忆录发表在1992年《诗探索》第2期，第4期有北大中文系孙玉石教授的《20世纪中国新诗：1937—1949》，说我是“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家，他许多诗论与诗人论的文章，收于《意度集》（1950年）中。他以现代主义的美学眼光，对从冯至到‘中国新诗’派的诗人唐祈、穆旦、郑敏等人的创作，进行了富有深度的把握和探讨，在推进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中有积极的意义”。似乎在呼应着莫洛的说法。

我当时评论的是以后来的九叶诗友为主的年轻诗人，从运燮的《诗四十首》开头，以后论到辛笛的《手掌集》，敬容的《星雨集》，《穆旦论》论析了穆旦，《严肃的星辰们》评论了唐祈、莫洛、敬容与杭约赫的四本诗集。前辈被我论到的那时只有冯至先生与朱自清先生，我最早发的评论是论冯至的《伍子胥》。抗战胜利后，一个同学拉我去看望前暨南大学的许杰教授，我在建阳的战时暨大借读过，认识这位教授。他见了我们就大发厥词，把冯至、沈从文大批了一下，倒引起了我对《伍子胥》的兴趣，因而特地去买了一本，写下了我当时的第一篇评论，寄给《文艺复兴》发表了，之后又写了篇自以为较为成熟的《沉思者》，发于《春秋》，论析了他的《十四行集》。至于对朱自清的《新诗杂话》的评论，则是为《中国新诗》第四集的《纪念朱自清先生》特辑写的，这特辑大概是蒋天佐同志提出的，当时天佐与敬容热恋着，时常干预我们刊物的编辑工作，而他当时是雪峰左右的臂膀（后来才知道，天佐当时是雪峰领导的地下文委成员）。朱自清先生那时风骨峻峭，拒绝了美国救济面粉的施舍，大有不食周粟之概，雪峰是他的学生，对他十分尊敬，并写了文章。天佐因而建议来个特辑，并拉了雪峰的长文章来压台。朱自清先生写了本

《新诗杂话》，也以散文写评论，且能从现代观点评诗，我觉得十分可贵，就写了篇评论，辛笛曾对我当面赞赏过。我当时没有为卞之琳先生写过评论，直到前几年才在《读书》上写过一篇纪念他创作60周年的《六十年遨游于诗的王国》，后来又在《香港文学》上写了篇《十年沧桑》，评论了卞先生的散文集《沧桑集》，现都收入了我的《翠羽集》。

1948年我曾写了篇《何其芳与惠特曼》，发在《华美晚报》副刊，我与唐祈所掌握的《新写作》上，连载了三期，可自己认为不怎么样，就没有收入《新意度集》。更早些时候，大概是1944年，我也为莫洛编的《浙江日报》副刊《江风》写过篇短文《我爱何其芳》，稍后还有篇稍像样子的评论，送审时被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没收了。当时莫洛有个同学郑克（尧）与何其芳经常通信，何其芳曾把当时尚未发表的《夜歌》抄一份寄给他，他病故前把这束手稿给了莫洛。莫洛接编《浙江日报》文艺副刊后，把它们陆续发表了，我读了十分感动。这以前又在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上读到几篇何其芳的《还乡杂记》，也十分喜欢。我自己觉得这篇对《夜歌》的评论写得虔敬而严肃，是自己一生评论的开始，可入了检查官的手，不找你麻烦也就不错了，还能怎么样？后来，我也为《文艺复兴》写过对路翎小说与卞之琳所译的现代派小说《紫罗兰姑娘》的评论，更为汪曾祺的小说写了篇长论文《虔诚的纳蕤思》。后者曾交给东北作家孙陵，但后来他的大型刊物流产了，只好也收在1950年的《意度集》内。

冯至、卞之琳、何其芳是我们九叶的前辈与老师，是早已成名的“沉钟”与“汉园”那一代的名诗人，我是锦上添花，甚至画蛇添足地为他们唱了些赞歌。我就只为我们后来的九叶伙伴作了些论析，对他们后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稍稍起了些作用。冯至先生已去世了，前一次我在京一个月，却见到了卞之琳先生。多年未见，倒还认得我，他在家养病，据尤师母（李健吾夫人）告诉我，他病得不轻，头脑有时有些“混乱”；运燮还告诉我他一般不见客，打电话去约常遭回绝，这次是我的小师妹、李健吾先生的小女儿维永（《文艺报》外国文学版编辑）带我闯了进去，居然谈了大半天，大出运燮的意料。

如果说,我在大学的最后两年,1947年到1948年,还能对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多少起了些推波助澜作用,那么,最近这十多年,我却只是习惯于“孤芳自赏”,没有多与年轻一代的诗人交流,既无力帮助他们走上诗坛,自己也远远落后于新诗潮的发展。前些时袁可嘉甚至来信说我已倒退到浪漫主义去了,而郑敏却已前进到后现代主义!上次我进京,可嘉刚从美国讲学回来,他常去国外讲学,多接触国际新诗潮。我与他,加上运燮聚会了一次,我与运燮又去清华郑敏家谈了半日,只约了谢冕与洪子诚两位北大新诗教授,谈了半日,深觉自己的浅陋无学。郑敏倒肯定了我年轻时的评论,说那是现代主义的,她惋惜我这几十年的荒废,劝我好好复习英语,多读点书,好迎头赶上。她这几年也常去国外讲学,接触很多,新知识的丰富是我无法相比的。不过,这一二十年我也在摸索,在创作实践中探索民族性与现代性如何结合。我写了二十来首叙事长诗,如风土故事诗集《泪瀑》(1985年,人民文学版),历史叙事诗集《海陵王》(1980年,江苏人民版)与《春江花月夜》(1993年,中国文联版)以及十四行长诗《幻美之旅》(1984年,宁夏人民版)等,一共出来了15个,想以现代手法来写中国气魄、中国风格的叙事长诗。我深感闻一多先生提出的建筑美的重要,认为长诗该写得厚重如宏大建筑,有史诗气势与中国风格,不能写得轻飘飘或鸡零狗碎的。现代性必须与民族性相结合,通过一定的有建筑美的形体,通过民族的大气派来表现,而且也只有融中国的传统文采于日常语言,才能表现这种宏大气魄与中国风格。郑敏可以写她的极为深刻的潜意识的《心象》(1992年,人民文学版),我也可以写我的《划手周鹿之歌》,写我的雄豪的海陵王与他的六十万大军饮马长江;我还曾把陆游的诗溶入我的新诗,来抒写他在边城抗金的奋战(《边城》);我也曾把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溶入我的诗行,在同名长诗中化作一片银光似的意识流的浩荡奔流,抒写出传统的形而上玄思,甚至如闻一多指出的宇宙意识,生活的无限感悟来。我觉得我那篇《少年游》(《春江花月夜》集的序诗),气势磅礴,不同于那种飘飘然的台港诗风,是较充分表现了中国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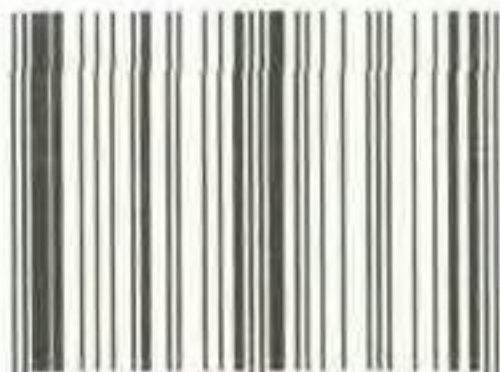
派的泱泱之风的。

上次在京津一个月，接触了一些文坛旧友，拜访过延河诗人鲁藜，觉得近几年来庸俗的拜金主义与保守的复古之风甚盛。新诗也有些脱离现实，仿拟台港的轻浮之作。一次与邵燕祥同志畅谈多时，他就坦然说：诗还是浪漫主义的好。我觉得也不无道理，因为浪漫主义在世界上确实曾产生了歌德、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等大家，就是莎士比亚，也爱写浪漫蒂克的诗剧；巴尔扎克就自命为“高贵的浪漫主义者”，而不屑作一个“现实主义”作家，这是对法国文学十分精熟的李健吾先生早年告诉我的。我以为要把诗写得十分抒情，有中国的大气派，类似盛唐气象，有建筑群那样的壮阔美，浪漫主义就比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合适得多，更不用说挖空心思抒写潜意识活动的后现代主义了。而经过现代主义的长时期浸润，能以意识流手法来抒写人物的内心活动，又能以“独照之匠”来“运斤（斧）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），即以最高的理性来斫凿一切，这样的新浪漫主义或新古典主义，我以为是当前复归文学的理想，复归的较完整的诗学理想。我并不想紧紧追随于金斯堡之流的“嚎叫”之后，而想以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流、交融，作为自己诗创作的理想，在创作实践中加以考验。我较多样的十四行抒情诗就正在进行这样的交融的试验；我已呈献上一个十四行选集，《蓝色的十四行》^①，包括三百三十多首各种样式的十四行，请大家予以检验。

^① 此书已由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出版。



ISBN 7-5320-8367-5



9 787532 083671 >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定价: (软精) 19.00 元

目 录

引言/

第一辑 先行篇/1

春风化人

——李健吾论/2

真挚的沉思者

——冯至论/8

遥哀冯至/19

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

——卞之琳论/22

第二辑 九叶篇/30

九叶在闪光/31